


婦女新知

Awakening

1992.7.1



娃娃車燒出誰的燃眉之急？
別教她們做「雞妓」！
走出罷工史的新紀錄
台大社會系性騷擾事件記實

1992.7.1

122

目錄

婦女新知

122

Awakening

1992.7.1

一九八二年二月創刊

發行人 / 李元貞
企畫 / 本刊編委會

主編 / 曾昭媛

美術編輯 / 蔣豐菱

法律顧問 / 尤美女、沈美真、潘正芳

發行所 /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社址 / 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二樓

電話 / 三三一九三六三、三三八九七三〇

三三二〇三九二

傳真 / 三一一〇三三三三

郵政劃撥 / 第一一七二三七七四號
婦女新知基金會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

同版臺灣證字第二〇一一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〇四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承印者 / 鶴立實業有限公司

打字排版 / 鴻泰電腦打字排版

電話：二二六八四八九

零售 / 每本新台幣五〇元

國內訂閱：

一般訂戶 / 一年五〇〇元

贊助訂戶 / 一年一〇〇〇元以上

國內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七三元

國外訂閱(航空)：

(請歐美地區訂戶將支票寄歐美地區總代理)

MRS CHIN SHA WANG WU (王錦露)

133 PROVIDENCE RD.

LAWRENCE, KS. 66044

U.S.A.

TEL 913 842 0016

一般訂戶 /

香港澳門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元

亞太及太平洋地區 / 一年美金三十五元

歐美非地區 / 一年美金五十元

贊助訂戶 / 一年美金八十元

國外掛號 / 每年另加郵資美金八元

本刊文字皆有版權，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會務報導

- 2 「婦女參政」不僅是口號！ 劉慧君
我們對「婦女保障名額」的看法 本會
新知工作室五月份大事記 本會
- 4 媽媽有話要說 楊茹憶記錄整理
——母親節座談會記錄(下)

時事分析

- 7 娃娃車燒出誰的燃眉之急？ 劉慧君

本月專題

- 8 別教她們做「雛妓」！ 阿莎麗
為普天下所有少女祈禱 曾昭媛採訪整理
- 12 讓孩子在陽光下成長
- 15 早凋的雛菊 圓仔花

運動現場

- 16 走出罷工史的新記錄 柏蘭芝
——基客罷工事件婦女隊訪問記

校園特訊

- 19 再也不能忍受了！
——台大社會系性騷擾事件記實
- 23 讓女學生走出性騷擾、性別歧視的陰影 社會系
24 實踐女研社誕生了！ 行動小組

女性藝術

- 25 巫母娘仙
——傅嘉璋、侯宜人聯展

影評天地

- 27 妳我皆是「待宰」羔羊？
——「沈默的羔羊」觀後感 周毓波

姊妹園地

- 29 新竹婦女新知協會活動看板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會訊發刊詞

- 33 婦女新聞 蔡琬琳整理

Table of Contents

	Monthly Report	
Women Involved in Politics – No Longer Empty Words	2	
Reserved Seat for Women Quota System – Our view		
Notes on Awakening's May Workshop		
Mothers Take the Microphone	4	
— Notes on Mother's Day Discussion Group (Park 2)		
	Current Event Analysis	
Kindergarden Bus Explosion	7	
— Is Our Government a Good Babysitter?		
	Special Topic	
Don't Make them Child Prostituted!	8	
Pray for All the Young Girls in the World		
Let Children Grow Up in a Bright World of Hope	12	
Flowers that Wilt Before They Bloom	15	
	Activity Update	
A Report on the Women's Group in the Keelung	16	
Transportation Co. Bus Drivers Strike		
	Campus Special News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19	
— Sexual Harassment in Taiwan University's Sociology Department		
Female Students Walk Away from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23	
The Birthing of a Women's Study Society at Shi Jian College	24	
	Women's Art	
Witch/Mother/Godess	25	
— An Exhibition by Fu Jya-Hun and Ho Yi-Ren		
	Movie Review	
Are We Biding Our Time	27	
— A Review of "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Sister Organizations	
A Report From the Hsin-Chu Awakening Association	29	
The First Issue of the Kao-Shiung Awakening Association Newsletter		
	Women's News	
	33	



「婦女參政」不僅是口號！

劉慧君

值此兩黨對年底立委選舉提名原則作決定之際，婦女新知、婦女救援基金會、主婦聯盟等婦女團體，為維護和爭取婦女權益，確保憲法增修條文婦女保障名額之精神得以實現，於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推派代表赴民進黨中央黨部和黨主席許信良就婦女保障名額及年底立委提名策略交換意見，以鼓勵婦女參政，並將於近日對國民黨提出相同建議。

由於外傳民進黨取消婦女保障名額，副秘書長邱義仁、主席特別助理范巽綠特別澄清，台北市、高雄市各設一名額，台灣省有八個名額，三區皆有女性黨員登記參選，甚至已超過保障名額，無需再保障。

婦女新知董事李元貞表示，各地確有優秀婦女參選，然希望民進黨能提名對婦運有所貢獻，且長期關注婦女

議題者，如呂秀蓮女士。婦援會董事長王清峰認為國會中應有女性代表人物主導，在婦女政策上才能有所提昇。主婦聯盟秘書長林玉珮則表示，民進黨應積極培養婦女人才，研擬整體婦女政策。

經過充份交換意見，黨主席許信良表示，民進黨確未特別培植婦女政治人才以及制訂完整的婦女政策，今後將朝此方向努力，目前正籌備成立的婦女工作委員會，將加強和婦女團體相互合作。民進黨亦希望婦女團體提供推薦人選，作為提名之參考。

所有連署之婦女團體將擇期前往國民黨提出上述意見，並推薦優秀婦女候選人，以推動婦女政策的擬訂、落實。

我們對「婦女保障名額」的看法

採行婦女保障名額是階段性的矯正措施，以制度性的非常手段來鼓勵婦女參

有參選意願下，婦女立委候選人之提名名額應高於婦女保障名額。

連署個人：王清峰、徐慎恕、彭婉如、

尤美女、李元貞、施寄青、許素芬、林美瑤、蔡明華、謝曾芳蘭、陳秀惠、吳嘉麗

連署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

晚晴婦女協會

主婦聯盟基金會

新知工作室五月份大事記

日期	會務摘要
5/1	至高雄醫學院思潮社演講——「學術空間裡的兩性關係」
5/2	新知女性勞工組至高雄參加島嶼邊緣雜誌社主辦之「世界分工下的台灣勞工」座談會
5/5	參加台北市社區資源交流協會討論「婦女與社區關係」之會議 遠見雜誌採訪「台灣婦女研究」
5/7	天主教慧德婦女服務團柯德蘭修女來訪，談「婦女與環保」等議題
5/9	舉辦「媽媽有話要說」座談會 吳沈桂美女士投訴嬰兒失蹤案
5/11	整理吳沈桂美投訴事件始末 台灣日報採訪「婦女團體與企業合作之立場」 至清華大學參加「要尊嚴，不要性騷擾」座談會
5/12	台北工專學生來訪，主題為「婦女新知之介紹和婦運發展」 至淡江大學南淡水社演講「我的身體，誰的控制」
5/13	至政大社會系演講「空間的性別」
5/14	參與第四次民間婦女團體聯誼會 台北工專學生採訪新知
5/15	參加婦女展業中心「重做社會新鮮人」—婦女教育研習會議
5/18	與兒福聯盟連繫關於吳沈桂美一案。
5/19	高血壓防治協會宣導「如何防治高血壓」課程
5/20	遠見雜誌採訪「台灣的婦女研究」
5/21	聯署支援泰國民主聯盟反政府軍事鎮壓聲明 時事討論——林清娟事件與托兒制度
5/22	清大訓導長秘書諮詢校園性騷擾防治策略 社福聯盟成立，邀新知為發起人—董事長吳嘉麗代表 至清大台研社演講「流行音樂與女性主義」
5/23	秘書長至香港參加亞洲女性勞工組織者會議，為期五天
5/27	聯署澄社發起之「譴責國大運動」聲明
5/29	受邀至遠東百貨演講「爸爸的書房、媽媽的廚房」，由主婦聯盟主辦 參加「為國大送終」協調會
5/30	參加中山堂前「為國大送終告別式活動」 婦女新知女性學研究中心每月書報討論會—「女性藝術家靜物畫的轉換所象徵的意義」、嚴明惠主講 新知顧問彭婉如出席「變遷社會中的婦女教育」學術研討會
5/31	參加新竹婦女新知協會會員聯誼會

政，打破「人為的不平等」，在更多的婦女參政下，才能藉由參與政治體制來解決婦女問題，進而改革體制，以達到婦女團體期望之兩性平衡的政治文化。

因此婦女團體對兩黨有下列期望與聲明：

(一) 應採行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參政的障礙，對於區域立委的提名至少應提足憲法增修條文中規定之婦女保障名額，因婦女保障名額乃「最低當選額」，故在有較多婦女

在現有民間婦女團體中，不乏從事婦運多年，學有專精之婦女人選，期望兩黨能主動徵召之。

(二) 對於全國不分區代表之提名，須保留相當比例之婦女名額，且該婦女候選人之資格應限於真正關心婦女、確實從事婦女工作、尊重婦女意見、爭取婦女權益之婦女，且應徵詢婦女團體之意見，以使憲法婦女保障名額之美意得以落實，並且真正成為婦女之代言人。

進步婦女聯盟
新女性聯合會
婦女救援基金會
彩虹婦女事工中心
基層婦女勞工中心
婦女展業中心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新竹市婦女新知協會籌備會
新竹風雜誌社
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
(正擴大連署中)

媽媽有話要說——母親節座談會記錄（下）

接續上一期專家學者引言部份，本期繼續刊登各婦女團體及其他來賓的發言部份，會中針對各階層、年齡的母親、女兒之處境，進行生動而熱烈的討論。希望讀友們在看過以下觀點後，也可投稿提供您寶貴的意見。

楊茹憶
記錄整理

黃菊秋（主婦聯盟）：

主婦聯盟的成員，百分之八十是家庭主婦，我將座談會的討論大綱拿給一些義工媽媽看時，她們對於「媽媽的財產在哪裡？」這個問題，笑著說：「媽媽的財產在爸爸那裡！」現在的家庭主婦對於民法的認識不夠，是普遍的事實，不過主婦聯盟的媽媽之所以做這樣的回答，是由於民法並無保障婦女權益，她們也只能做這種無奈的反應。

其實，主婦聯盟的媽媽都有這樣的體認：認為家務勞動是一種貧乏而單調的事，而且是「做了沒有人知道，不做大家都知道」。因為，一不做家裡就亂得可怕。然而，她們也無可奈何，不知該如何跳脫這樣的束縛。

去年，彭婉如女士曾經對主婦聯盟的媽媽做了一份問卷調查，報告指出，主婦聯盟的媽媽似乎較滿足現況，不過，依我的

感覺，主婦聯盟的媽媽們正在轉變中，她們愈來愈能察覺到婦女權益的重要性。

主婦聯盟往後的方向，除了環保是我們最大的宗旨之外，婦女權益的爭取也將是我們的重點。

吳月珍（晚晴協會）：

晚晴的會員是以離婚或喪偶的婦女為主。一般夫妻在恩愛時，許多問題往往看不見，而晚晴的會員們，常常是凸顯了這類問題的人。例如：當在考慮要不要離婚時，經濟若無法獨立，就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貧窮只是與一個男人之隔」，的確限制了婦女往外跨步的可能；另外，又考慮到子女需要媽媽的關愛，離婚之後若無法爭取到監護權，小孩將有怎樣的遭遇；若爭取到小孩，自己又是否有能力將他們扶養長大？因此，往往讓自己陷於矛盾與痛苦中，跳不出來。

男人，自己的人生就不完美，因此隨隨便便又找了一個男人嫁，重覆著受苦的輪迴。另外有些婦女爭取到孩子之後，經濟上的重擔，讓她不能好好照顧孩子，而衍生出其他的問題，這些都是制度上的不公平所導致的結果。

關於修法，晚晴是非常支持的，由於我個人是學法律的，常會對於如何保障婦女權益，覺得愛莫能助，因此，我認為修法的工作，的確是當務之急。除了修法之外，觀念上的改變，更是一件重要、而且是治本的工作，惟有如此，婦女才能有更寬廣的空間。因此，我希望在這個座談會當中，能夠集思廣義，找出一些積極可行的辦法。

連媽媽（長老教會婦女事工委員會）：

目前教會的一些義工媽媽的年齡大約在四十五—六十五歲之間，當我們在強調「媽媽有話要說」的同時，我想代表這些

老媽媽說出她們的心聲。

當我們在討論「照顧幼兒是不是媽媽一個人的責任」時，我們通常談的都是年輕的母親，其實這些上了年紀的老媽媽，常常也得擔負撫育孫兒的責任，使得她們參加社團聚會時的人數愈來愈少。這樣的情況其實一直被忽視。

另外，有一些中年媽媽的心聲：她們非常在意自己的女兒怎麼看待她們，這些中年媽媽知道自己的女兒是新時代的新女性，她們很想去了解她們的女兒在想什麼，而不希望自己被女兒看不起。因此，每當我們帶著一些書到中南部辦活動時，她們都會非常踴躍的買書。

我想，趁著母親節前夕，我替這些媽媽把話說出來。最後我想說，關於婦女意識的覺醒，在教會裡是不容易的，不過我們將繼續做這樣的努力，因為我相信教會婦女是相當有潛力的一群。



記者發言：

問題一：女嬰被「蒸發」是什麼意思？

黃毓秀（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蒸發」一詞是引用化學術語「Vaporization」。而來，較早以前的極權統治國家中，常常有人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至於如何消失，這是我們要去偵察的事。女嬰被蒸發，可能是精蟲分離術，可能是墮胎，這已導致了我們的男女出生比(110:100)與大陸一胎化政策的結果相同了。現代婦產科技術的進步，真不知是幫助女性還是扼殺女性，這是我們婦運工作上常會遇到的兩難：我們絕對要爭取墮胎權，但又要避免墮女嬰。

問題二：國內是否有「贍養費」制度？

王如玄（執業律師）：

贍養費的請求，只有在裁判離婚時才存在，若是兩願離婚，則不能要求贍養費。我們民法中有規定：在裁判離婚的情況，若無過失的一方因婚姻關係終止而「生活陷於困難」，才能向對方要求贍養費。若是年輕力壯的婦女要離婚，她將被認定有工作能力，則不符合「生活陷於困難」，因此無法要求贍養費。另外，我國對於贍養費的規定，只有民法裡這麼一條，不像國外的法律中，有完整的章節做詳細的規範，包括贍養費的金額、給付的方式等。因此，我們在民法親屬篇的修法工作中，也將對這一部份做努力。

尤美女（婦女新知副董事長）：

很多事務一旦被劃歸為私領域時，就成了無法公開來談的「家務事」，像毆妻、夫妻財產、家務勞動等，因此也無法公平地被對待，是否我們可以使公權力得以介入所謂私密性的領域，使它更公平。例如，我們是否可以發展出一套經濟理論，來看待家務勞動，既然它是有生產性、有價值的，而它又具有家庭關係的特殊性，所以需要另一套的計算方式。無論如何，我認為這是必須可以被公開來討論的，前一陣子我們討論「媽媽是否為有給職」，正是這個目的。

在經濟觀點中，合夥人之間的契約關係，是否也被認定是私密性的領域，還是可以被公開討論及規範呢？在國外，夫妻關係已被認為是合夥關係，雙方合夥經營家庭，因此任一方的勞動所得，都是合作的結果，那我們是否能以合夥關係的角度去看待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

瞿宛文（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我絕對贊成把這些事務，當成公共性的與社會性的來討論。當我們認定角色安排是社會分工的結果時，本身就已經是一個進步，以往，男性根本避諱去談家務勞動的社會功能。事實上，社會公權力已愈來愈關注私領域的範疇，例如對兒童虐待、婚姻暴力問題的處遇。

至於家務勞動的計算，不單是「媽媽成為有給職」就可以解決的，我們可以廣泛

地來討論，可是絕對不是這麼簡單就可解決的。

俞聖倫（台大女研社社長）：

之前我們提到母女關係，我們社團內也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我們這些做女兒的歸納出兩類型的母親：一是刻苦耐勞、無怨無悔地操持家務的稱職母親，而這樣的母親往往也會干涉女兒許多事；另一型是不太顧家的母親，給女兒很大的空間，卻跟女兒也不親。為何會有這樣糾結的母女情結呢？原因是母親的責任太重了，她的生活是跟家裡的每一個人都扣連，父親及兒女的生活片段都是媽媽在填補，當這些東西緊密聯結的時候，就很容易發生衝突。

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的結論是搬出來住，一方面可以擁有自己的空間，一方面讓媽媽有一個建立自己生活的開始，但這其實有一個問題沒有挑戰到，就是我們並沒有主動地去要求自己的父親或兄弟姊妹共同來分擔家務，而我們這些做女兒的，是否擁有權力去要求父親及兄長來檢討分擔家務的問題？

孫瑞穗（歪角度成員）：

有一次我跟三個男同學在聊天，談到媽媽們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時以上，實在太辛苦了，所以我以後不要當媽媽，他們馬上搬出孔孟儒家大道理，以及蔣公說的話。從這個例子來看，雖然我不是媽媽，但顯然我是活在這種每個女人都要成為媽媽、



要生小孩、要維繫家庭制度的文化裡。其實女人是共同生活在這樣的文化壓迫下，我想這是所有女人去支持婦女解放運動的基礎，無論妳是不是媽媽，妳都應該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李元貞（婦女新知董事）：

我想呼籲那些接受女兒（或媳婦）托兒的老母親，拒絕她們女兒的要求。托兒的問題絕對不能只靠個人來解決，我們應該要求社會負起這樣的責任，要求政府提供這樣的服務，而不是讓另外一些女人被迫地去承擔這個責任。

韓家瑜（婦女新知實習生）：

事實上，大部份的中年媽媽已將操持好家務、照顧好家庭、「監督」好自己的女兒，視為自己最大的成就，若是突然要她們拋卻這樣的觀念，會使她們覺得有危機感。

因此，若我們要討論婦運的方向，除了改造那些老男人的觀念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慢慢改造那些中年媽媽，讓她們願意與自己的女兒做朋友，願意和女兒一起進步。

更正啓事

上一期所刊登之母親節座談會記錄，由於作業疏忽，出現幾處錯誤，於此更正致歉。

△瞿宛文老師職稱應為「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誤植為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另外，黃毓秀老師來函指出引言部份之錯誤，特此感謝。

△第五頁第三欄對於「禮記」引文之解釋，應改為：「君子敬養父母、備治祭品，靠的都是妻子的勞役：：」。

△第六頁第一欄第七行，「到民國七十年時，男女嬰出生比例已高達一一〇比一〇〇」，應改為「民國七十九年」。

△第六頁第二欄第一行，「上班的日子，女性每日的勞務時間更高達十六小時十六分鐘」，應改為「十小時十六分鐘」。

娃娃車燒出誰的燃眉之急？

劉慧君

觀點制訂出來的？又是否真正關照到婦女與幼兒的需要？

托兒是社會整體責任

首先要澄清的是，托兒不是個別婦女的責任，而是社會整體須面對的問題。當然，現實中為托兒幼教傷腦筋的通常是婦女，婦女也視之為自己的責任，但是在一個家庭中，生兒育女本來就應該是夫婦雙方共同擔負的工作，而從國家、社會的角度來看，照顧幼兒、提昇人口素質即是增強國力、促進社會發展的關鍵環節，為何將此重大責任完全推諉給婦女去承擔？普設托兒所、訂定育嬰假確實能稍減輕婦女的負擔，不過這是政府應盡的職責，不能視為「施捨」給婦女的福利。

其次，選擇六十個工業區及大型社區優先設立托兒所，真正的意涵是，最迫切需要托育設施的一般社區村里之受薪家庭，還須等上一段未知的時日。大型社區的居民若家境較為優渥，就有能力將小孩送入健康幼稚園之類索費不賤的貴族學校，而



健康幼稚園戶外教學燒掉了二十多位幼兒及林靖娟老師的生命，也燒出了政府官員對早該解決的托兒、幼教問題之關切。大火次日，行政院長郝柏村立刻指示內政部及勞委會，應以國內六十個工業區及大型社區為目標，優先將托兒及育幼服務納入公共設施的規劃內，同時積極發展、培訓「社區媽媽」以加強幼兒照顧。內政部將推動「公設民營」模式，勞委會則研究以租稅減免優惠方式，鼓勵企業興建托兒所，並將透過立法給予女性勞工育嬰假，使未滿一歲的幼兒獲得充分照顧，藉以吸引婦女進入就業市場，加強女性勞工福利；於是，塵封已久、遭受企業界強烈反對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終於再浮上檯面。

托兒、幼教問題千頭萬緒，幼兒安全只是冰山一角，而行政官員總是在重大事件爆發之後，才會極有「效率」地處理問題，這次還擴及正視雙生涯婦女托兒及其就業的困難，對此早已焦頭爛額的台灣婦女，真該對大有為政府歌功頌德呢！但是我們還想問，這些方案是基於何種

目前大型社區內生活品質較高，私人托兒所處處可見，雖然教學品質仍有待商榷。至於一般中小型社區或鄰里巷弄的受薪家庭，要不是婦女留在家裡照顧小孩，靠著丈夫的單薪（也許加上自己做些家庭代工）勉強度日，否則就是藉私人關係托給鄰居或親戚，這就更無從管理，前不久八個月大的女嬰遭姨丈強暴的慘劇便是如此產生的。如果在工業區及大型社區設托兒所，只是為吸引大量婦女投入勞動力市場，這又算哪門子福利？滿足了誰的需求？政府真有魄力徹底解決問題，就該正視資源分配不均的現況，依循城/鄉、貧/富、單/雙親家庭之差異，全面地建立托育、幼教制度。

免費義工找媽媽？

量多質更要精。花大錢買不到良好服

務，那麼免費的社區媽媽義工如何？以社區為單位建立公共服務網絡，誠然是踏實的構想，但這需要的是專業的幼教、社服人員，而非一味榨取社區婦女的耐心和愛心，視其為必然的義工。托兒幼教問題的癥結之一，在於幼保人員的缺乏及專業素養的低落，這又源於幼教及社區服務公共制度之闕如。據統計，台灣地區公立托兒所僅二十所，公立幼稚園六百九十六所，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八，其餘七成為私立幼稚園，由於財務壓力及利潤至上原則，設施品質極其低劣，未領取合格證書之教師高達百分之七十九點四，且教師福利不佳，如林靖娟老師畢業於台北師專幼保科，以其專業素養，月薪只有一萬三，如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除了仰仗個人的愛心，唯有備受就業市場排擠的低學歷婦女才願意來擔任，因此幼教人員福利待遇的低劣，也是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唯

有政府完全負起責任，將社服工作制度化、公職化，由政府提供完整的職前訓練及良好的工作保障，品質才能提昇，否則，再有耐心、愛心，能留得住多少義工？公設「民營」模式又怎能讓人信得過？

最近，勞委會加速腳步，提出「兩性平等工作法」草案，以有別於婦女新知的「男女工作平等法」，並便於顯示育嬰假等相關法令已在修訂之中；然其條文多為宣示性規範，未予婦女實質保障，關於托兒、男工陪產假、育嬰減少工時、兒童照顧休假等條文皆未列入，讓人不禁疑惑，政府究竟有沒有解決問題、徹底執行的魄力？公共政策的制訂及落實，不能等待政府官員的良心，惟賴民間的積極推動。讓我們拭目以待，這張金額不怎麼大的支票，要到何時才會兌現？

別教她們做

「雛妓」！

妳可曾注意到，最近在報紙上，有一些討論雛妓問題的聲音？

六月九日，婦女救援基金會舉辦「百合計劃——預防少女誤蹈色情陷阱」研討會，集結社工、警察等前線人員，成立區域性救援網絡。因為暑假打工求職的季節即將來臨。

同一天，終止童妓運動協會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呼籲各部會針對台灣對外輸入嫖客，國內又提供廣大童妓市場有所因應。因為到亞洲各國瞻嫖童妓的觀光客，極可能大量湧入台灣；如果我們再不締結國際多邊協定，加強防止跨國嫖客的法律制裁。

六月十三日，勵馨基金會舉行公聽研討會，就不同的體制層面來探討對策，希望「讓台灣不再有雛妓」。因為雛妓問題自民國七十六年華西街大遊行受到重視後，五年來，同樣的悲劇仍不斷上演。

上一期的「畢業」專題，妳在閱讀過程中，可曾想過——對有些女孩而言，畢業即是悲劇的開始？這一期主題正是「雛妓」，別以為那只是在某個黑暗角落中，少數人的不幸遭遇；事實上，她們的遭遇，和冷漠的妳我、夜夜應酬的丈夫、在莫名恐懼下成長的女兒、在紅燈戶滿足初夜的兒子：：都有莫大的關聯。

專題企劃
羅美雲
曾昭媛

為普天下所有少女祈禱

阿莎麗

那是個陰霾的星期六，揮手和婦職所的孩子道別，心情和天氣一樣。孩子的話在腦中迴旋不去，「一天工作十七個小時」、「一天接二、三十位客人」、「月經來也要做」、「一個月只能休息一天」、「姐，我擔心媽媽會坐牢」、「老師，我是做自由的，不像她們那麼可憐」、「老師，我將來要有個家、體貼的丈夫、二個小孩，我要好好愛他們，不要讓他們和我一樣」。

這群孩子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妹妹。她們就是一般人口中的「雛妓」，她們有來自山地，也有來自平地；她們有些是被親人押賣，有些是「自願」。她們愛在課後和我閒話家常，說過去、談現在、想未來。經由這些點點滴滴，讓我清楚這群孩子的家庭狀況，在色情行業中的遭遇，瞭解她們心中的愛恨交織。也因為這樣，我一直告訴自己生氣不能解決問題，盡己所能多愛她們一點點吧！可是當我看到那滿是傷痕的雙手，有被老闆打的，有自己受不了痛苦企圖割腕的傷痕，還有自殘的煙疤。我再也無法不生氣，我生氣在這個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家、富裕繁榮的社會，我

們竟然保護不了這群孩子，讓他們在原本是人生最美麗的歲月中，遭受最嚴重的性虐待。而這社會未曾動容、冷漠依舊，唯一能給這社會的藉口，或許是因為對雛妓問題的不瞭解吧！

沒有所謂「自願賣淫」



雛妓問題不同於成妓問題，一個成年女子出於其自由意願，選擇以賣淫為生，她清楚自己的處境，而且畢竟她已成年，我們無權置喙她的選擇。但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少女，其尚在少年福利法、兒童福利法保護的範圍內。換句話說，她身心智慮均尚未成熟，還需父母、師長的教養、政府的保護，她沒有能力，任何人也沒有權利以她的身體做為性交易的商品。基於保護兒童、少年的觀念，只有「遭親人押賣」或「非遭親人押賣」賣淫的少女，而無所謂「自願」賣淫的少女。

遭親人押賣的少女，只佔警政單位查獲的一小部份。這些少女大部份在國小畢業就被賣入娼寮，此後被迫注射荷爾蒙以促進發育，月經來潮即開始接客，一個月只能休息一天，行動自由受限制，其地位實與奴隸無異。探究父母押賣女兒賣淫的原因，家中經濟困窘或許是一重要原因，但更多的案例顯示，價值觀的改變及色情產業入侵社區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一些鬻女為娼的嚴重地區，累積其多年的「經驗」，已發展成「產業集團」。社區中有不肖人士為「大盤商」穿針

引線，媒介鬻女；另有些早年被販賣為雛妓者，後來則升格為老鴇，回到社區中買賣或慫恿少女為娼；更有甚者則自行開設妓女戶、休閒中心等，或設於外地，或直接設於社區中，但均以社區中的少女為主要「貨源」。從因為家中貧窮押賣少女賣淫，到因為社區中大量女性從事色情工作，導致社區價值觀的全面改變，金錢至上的生活衝擊，毋寧是更令人擔心的。

非遭親人押賣的少女，佔警政單位查獲的絕大部份，她們大多來自平地，少數來自山地。由於她們並非像遭親人押賣的少女處境堪憐，表面觀之，她們喜愛玩樂，不受拘束，愛慕虛榮，淪落煙花是因為「自甘墮落」。事實上這群女孩之所以淪落，家庭、學校及整個社會恐應負起最大的責任。

這群少女不見得來自單親家庭，其實有更高的比例來自雙親健全的家庭，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其親子關係大多呈現衝突疏離的現象。而親子關係是否會呈現衝突疏離的現象，與社經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並無必然的關係。此外，這群少女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學校適應不良。人之聰明才智各有不同，但現今的國民義務教育卻要求所有的學生接受「一元化」的教材，再加上傳統士大夫的觀念，及升學主義掛帥，常會逼使不適合此「一元化」教材的少女「逃離」學校。她們被



迫提早離開原應屬於她們的堡壘，準備尚未充足卻又一步踏入五光十色的社會，而這社會又早為她們鋪設好一條便捷的通往色情之路。

社會鋪設「色情之路」

少女逃學離家，或流連於電動玩具店、冰宮等場所，結交損友而為色情業者吸收；或因、求職被騙，被誘而淪落。這些少女或在咖啡廳、茶藝館坐檯陪客，任人

「上下其手」，或在餐廳、飯店脫衣陪酒，供人取樂；或奔波於飯店賓館間應召賣淫。是成人社會對她們保護不周，使其身心受到鉅大傷害，豈能以她們是「自願」而推卸我們的責任？

台灣究竟有多少名雛妓，是個犯罪黑數，難以估算，也沒有具體的數字證明雛妓人數逐年劇增中，但長期實務工作的觀察，發現台灣少女賣淫問題「質」的改變。早年少女遭親人質押賣淫，與中國傳統社會男尊女卑及女孩得聽命於家庭、為家庭犧牲的觀念有密切關係，雛妓問題也因此只被當成婦女或娼妓的問題處理。然而現今少女賣淫問題已不純然因為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親子關係的衝突疏離、學校教育功能的萎縮，是更直接且主要造成少女賣淫的原因。為防治少女賣淫，除從女性地位及在性文化結構所扮演角色為探究分析外，恐更迫切需要從兒童保護及防治少年犯罪的層面加以防範。

若親子關係呈現衝突疏離的現象持續擴張，學校教育功能持續萎縮，我們悲觀的認為將會有更多的少女被捲入色情的洪流中。而身為社會的一份子，又豈可任令年輕的生命在聲色場所中腐蝕，不加問津？提供少女一個純淨健康的成長空間，使其享有年輕歲月應有的歡愉，應是你我的責任，衷心期盼，普天下每一位少女都能平安快樂的成長。



讓孩子在陽光下成長

——訪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陳美鈴

曾昭媛
採訪整理

Q：婦援會本身如何定位雛妓問題？

A：婦援會剛開始時，是由於婦女團體在華西街遊行之後，大家認為有必要成立另一個機構，來認真處理雛妓問題，所以是從關心兩性平等的起點上發展起來的。可是基本上，雛妓問題的本質是屬於「兒童性虐待」問題——這點很重要，影響我們對外向社會大眾宣導時的定位——但在台灣，雛妓問題有其獨特性，和歐、美、日、東南亞等其他國家有所不同；譬如：「採陰補陽」的傳統觀念，以及男性好奇、自卑等心理因素，擴大了雛妓的需求量。所以說本質上雖是兒童性虐待問題，但在形成的原因中，牽涉到婦女權益，所以也可說是婦女問題。

Q：你會對外表示，將婦援會定義為兒童保護團體，可以談一談你的理念嗎？

A：婦援會剛開始的重點，比較放在「反色情污染」上，是從婦女角度出發的。這兩年才做了一些修正，開始談

兒童性虐待。從反色情到目前對兒童

權益的呼喊中，我們認識到：婦援會必須要有運動的色彩，必須向社會大眾宣導，讓他們看到，這是一個如此龐大的問題。至於從何種角度切入，這是思考上及技術上的問題了。如果對一般大眾談色情侵害兩性平等，這樣的說服力很低——這一點新知可能經驗很多——對一般人而言，色情離我很遠，只要色情不進入我的社區，就不關我的事；至於兩性是否平等，他覺得只要自己不去嫖妓就算很好了。可是，如果把雛妓問題變成是談兒童性虐待、兒童權益的問題，那麼國家、社會、家庭：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所以如果没有把兒童保護起來，是我們沒盡到社會責任；我們不是在旁觀者而已，而是還須做些呼喊，去好好保護他們。從這個角度切入，可能效果會比較好，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Q：剛開始的工作比較著重在原住民方

面？

A：並不是說特別著重原住民，而是因為雛妓的產生，有二〇%是來自原住民村落，可是原住民僅佔台灣總人口的一·七%，所以在整體人口密度上來說，原住民小孩成為雛妓的機會最大；另外，原住民小孩成為雛妓的原因是被販賣、是不得已的，問題顯得更緊迫，所以我們去年從原住民開始，做很多宣導，以及救援網絡的建立。可是今年我們擴大方向，平地 and 原住民的問題一樣重要。

Q：在宣導工作上，通常採取什麼方式？

A：我檢視過去婦援會所辦的活動，完全具有社會運動的內涵——遊行請願、聲明聯署等——我們已經開發出一套遊說立法、影響政策的網絡，讓政府官員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對於法律的不公平面，我們帶領修法，來爭取、保護兒童權益、甚至婦女權益。

Q：那麼要如何建立這些網絡？

A：這是我覺得婦援會可以驕傲的地方！

事先防止勝於事後輔導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即便救援出來，

很多外人以為我們定位不清、做得很雜，其實我們定位很清楚，也很專業地在做這些事情。我們發現，只要小孩子一進了雛妓市場，之後的輔導工作會很困難，因為他們才十多歲，有的還不到十歲，正在人格成長的時期，人格形成都尚未固定，卻已被摧毀了正常的價值取向、生活態度，他很難再走回來，而且，現在色情行業對這些孩子的管理態度變得不一樣了，以前多是毒打，現在則用懷柔政策、美男計、以及讓孩子嗑藥等等，讓這些孩子感到一些「溫暖」，來留住他們，而小孩子也就這樣被洗腦了。所以有些孩子比較不會離開色情行業，因為再回到外面的社會，他不見得能適應，反而覺得色情行業能給他一種「庇護」。另外更嚴重的是，雖然經過很多相關團體的呼籲，但政府的腳步還是很慢，保護安置的場所仍然不足，資源仍很薄弱，而且這些場所的一些缺點，對孩子來說，他們覺得自己不是被保護，而是被關起來！在這保護過程中，無法提供他們回到正常生活的軌道，並沒有達到真正的功能。

整個福利體系並不能提供有力的保護安置，對這些孩子也是傷害，所以我們認為：事先防止孩子掉入色情市場，是非常急迫的工作！婦援會把過去對雛妓問題的瞭解、孩子們的實際需要和福利、以及法律上的宣導部分：：把這些經驗累積起來，我們舉辦研習營，去年是在山上，把警察、社工員、學校老師組合起來，目的是希望在當地成立救援網絡：：

Q：等於說，你們在教政府如何做？

A：對！因為政府不知道怎麼做。過去並沒有「少年福利法」（少福法於民國七十八年，由婦援會和其他相關團體推動通過），以前是用「少年事件處理法」，以「出入不正當場所」為由，來「逮捕」、「處罰」這些雛妓，而不是「救援」、「保護」。現在少福法的觀念是認為，問題的造成，乃在於我們保護不周；所以說，警察的工作是「救援」，社工員的工作是在「保護安置」，至於老師，因為山上的孩子大多是被父母賣的，家庭已失去保護的功能，所以學校成為第二道保護的關卡，當老師知道有孩子要被賣時，可以如何通報：：我們教他們一些方法，形成通報系統，以及連成當地的救援網絡，婦援會則做為他們的後盾、諮商團體——這牽涉到專業的看法，當我們處理社會問題

時，必須運用當地的資源，才會有效，不可能自己就做得來。今年百合專案的重點也是如此。

所以婦援會已經扮演起教育政府的角色，而不是只做呼喊，像舉辦座談會、遊行等倡導工作。這些工作，我覺得有必要繼續做，讓大眾持續地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我們也有能力做到其他的層次，如：修法、教育其他人員：：這是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竟讓他們再入火坑？

Q：自從民國七十六年婦女團體第一次華西街遊行，警政署於該年三月一日成立「正風專案」，據專案統計，至八十年七月六日為止，僅救出一一五二名十六歲以下雛妓，而得獲安置者，據我所知佔極少數，這是為什麼？

A：這是很龐大的問題。第一，對警察來





說，「救援」雛妓並不列記在其績效制度內，所以他們不見得會投注人力。第二，他們根本也不知道怎麼去做，這是在職訓練的問題。第三，確實有警員掛鉤的情況；而警政單位可能尚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救援人力仍是非常不足。

至於為什麼收容人數不多，是由於色情行業的人，對孩子不斷洗腦，事先告訴他們被抓時要說是「自願的」，被「關」的時間才比較少（扣留二個禮拜到一個月，由於「出入不正當場所」，交付法定代理人——通常是賣孩子的人——帶走）；而且在法庭上，孩子的父母、色情行業的人都會來，孩子看到長輩在眼前，怎麼敢說是被賣的？如果說不是自願的，則保護安置六個月到二年，小孩子以為那就是「關更久」，包括前面談過一些安置的問題，所以說我們的司法體系、警察體系、福利體系都有問題，

才會一千多名只安置了少數。

Q：你認為目前的福利體系，對孩子來說，到底是不是「關」？

A：從某個角度來說，的確是，包括婦援會自己的中途之家都算是。因為他們被限制行動自由、不准和外界聯繫接觸、不准隨便回家（如果賣他的人正好是父母）、交友方面我們也會作診斷了解；但這些限制是不得已的。

雖然我們比其他政府機構更自由，孩子可以正常上下學、可以在固定時間外出，可是對小孩子來說，還是一種剝奪，他們不見得能瞭解，這是為什麼中途之家常有孩子逃跑的原因。如果政府能夠提供空間更大的地方，包括有山有水、大的社區、學校；會對他們的身心方面比較舒服。我也很希望將來政府能籌辦中途學校，因為孩子們進入一般學校，通常會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漢家郎，別再玩雛妓

Q：現在山上的情況如何？

A：山上被賣的較多，這是我們的山地政策出了問題！我們的原住民朋友，感受不到文化上的、民族的自尊，他們從大眾文化中，學習到金錢是很重要的。剛開始並不是父母要孩子去做雛妓，而是外來的人口、市場需求——

山下需要雛妓！因為在山下買孩子不容易，所以當人口販子拿著錢上山，

去建立販賣的網絡時，那些父母會很驚訝，這麼簡單就拿到錢，而且對他們來說，那是很大一筆錢。原住民並沒有平時儲蓄的概念，一旦遇到天災人禍、需要錢時，他們並不知道可以利用社會資源，可以申請經濟補助等等；有些人則是被騙的，以為人口販子是帶孩子去做女工。就這樣慢慢發展下來，當孩子做了雛妓後，帶錢回到山上時，那些錢可以蓋房子、買電視，通常孩子又是報喜不報憂，並不會告訴其他人，自己在山下多痛苦

Q：那麼平地的情況呢？

A：平地會做雛妓的，大多是逃家的孩子，尤其是來自親子關係不好的家庭，在家裡得不到溫暖。這些孩子年紀小，沒有一技之長，一旦逃家連吃飯都有問題，而到處都有色情場所的人在吸收這樣的孩子，設下陷阱誘惑他們，或是騙他們。

Q：就一般人觀念，這些孩子大多來自貧

窮的家庭嗎？

A：不見得，在我們的個案中，也有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在社會很有成就，但都很忙碌，沒時間關心孩子的例子。孩子逃家後，最容易受到朋友的引誘，只要朋友當中，有人和色情行業有些相關，就很容易掉進去。也有部份孩子是和男朋友發生性關係後，自暴自棄去做雞妓的，不過這種比例不高。

色情之島，人人有「貢獻」

Q：婦援會對色情產業的態度，是「防堵政策」嗎？

A：防堵？很難吧，大概要等到AIDS蔓延，色情行業才會消除吧！這是最悲觀的看法。除非政府和一般民眾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的嚴重性，決心大力掃除色情市場，才有可能消除吧；而且這又必須建立在色情需求減少的基礎上，使一般人對嫖妓行為有所反省。台灣嫖客純粹因為性需求（夫妻關係不好、單身者）的只佔十二%，八十二%以上是因為商業應酬、好

早凋的雛菊

圓仔花

六月中旬，參加了幾場有關雞妓問題的研討會，聆聽台上來賓的發言討論，中心感觸良多。場中「兒童、人權」的語詞反覆提及，以女性角度出發的論點卻不多見。是婦女團體對此議題熱度退減？似乎並非如此；那麼是女性論述果真失去市場？還是無力持續發展？每當發言者提及

人權的觀點時，我總覺得身為女性的悲憤感受，彷彿被貼附在中性冰冷的「人權」二字背後，隱而不見。身為女人，種種歧視待遇，並不是從成年才開始。

女童、少女被視為可交易的物品、性商品，在東方，也不是這幾年才開始的。



玩、刺激、好奇：：等因素，我認為這些因素不會減少，只會增加，因為台灣是以經濟掛帥為走向，政府也不太重視雞妓等社會問題，除非一般人都認識到，每個人都對色情市場有「貢獻」！也認識到這樣的「貢獻」是不好的！

相對於色情產業的龐大，老實說，婦援會真的不是對手（除非政府有心來做），可是又不能不做，如果婦援會和其他相關機構都不做了，那：：。

從古代的「彭祖御童女，得延年益壽」，到現代的「幼齒補目調」，男人們對於幼女／處女的滋補遊戲，永遠樂此不疲。從不幸為雛妓者的身價，自「開苞」後一落千丈，即可明顯看出這遊戲的規則所在——於是在色情市場中，業者不斷補充「新鮮的貨色」，以填充男人永不滿足的戀處女癖；而已被「開苞」者，只得在苦海中沈浮苟活，無力脫身。沒有學者估算得出，色情從業人口的確實數字，因為那交易是在黑暗地底進行，為男性暴力集團——幫派——所把持的世界，他們靠這些女人的皮肉賺錢，買賣女人、玩女人、也打女人。

女人被分為二種，一種是浪蕩的「妓女」，其餘則是單純的「良家婦女」（有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為佐證：意圖營利、引誘或容留「良家婦女」與他人姦淫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只要業者供應的是「非良家婦女」，色情行業即有存在的正當性），而「雛妓」恰好是這兩種女性形象的巧妙聯結——她們清純、不解世事、容易控制，就如同兒童無力抵抗成人社會、女性無法扭轉男性規則，更何況「童女」是兩者兼之？她們被當作妓女中的良家婦女，是男人玩膩了成年娼妓，所渴求的新花招嗎？而被歸為良家婦女者，也不必沾沾自喜，妳被教導的清純模樣，不也是男人樂於佔有和要求的？妳即使成年了，是否在心理上也是易於控制的小女孩？是否身為女人，無論是何種模樣和形象，都逃不過成為男人眼中「性玩物」的對象？

有人說，性是自然美好的事，性是繁衍子孫的神聖大事。不過在目前，性通常是扭曲的面貌，展現在我們眼前——A

片、牛肉場、電子花車、性虐待秀；；，那再也不是性，那是色情、是暴力；這些扭曲的畫面不僅存在於色情場所，同時出現在書店的雜誌架上、電視上、兒童漫畫上，也可能發生在夫妻的臥室中。

也有人說，色情是人類社會無法根除的黑暗面。所以大街小巷都是賤賣女人的色情場所，不見警察強力取締，一般大眾也無動於衷；而一旦獲知少數場所供應「午夜牛郎」，警察氣急敗壞趕去掃蕩，報章雜誌也極力抨擊其「傷風敗俗」。男妓不屬於眾人容忍範圍內的色情？傷了什麼風，敗了什麼俗？傳統風俗中，只有女人可被玩，男人絕不可被玩弄、買賣？是否該換句話說，玩女人、買女人是男人社會不願根除的惡習？

雛菊尚未成熟，就被迫早凋，這股寒冷的惡風，是否吹得太張狂了？

走出罷工史的新紀錄

——基客罷工事件婦女隊訪問記

過去，工運訴求往往限於批判國家政策的政治性議題。這次基客事件中，他們將箭頭指向「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司機眷屬（婦女、小孩）綁著粉紅色布條，攜手走上街頭；「人身安全」的實際訴求，更贏得當地民衆身爲消費者的熱烈支持……：婦女真實、感性的心聲，創造出街頭罷工另一種新的模式。

柏蘭芝

六月初，在端午節連續放假之前，媒體上開始報導基隆客運勞資爭議的事件。此次勞資爭議肇因於基隆客運被大有巴士董事長吳東瀛收購後，新老闆打算引進大有公司的管理制度，包括績效制以及更嚴厲的獎懲制度。而基客工會則強烈反對績效制，認爲會造成搶載客人、超速、超載等問題，影響司機的行車安全。由於勞資雙方談判破裂，勞方於端午節前一天（六月四日）開始了罷駛行動，持續至今已十多天，創下了台灣客運業罷工時日最長的紀錄。

朋友組成的隊伍。他們跟著基客工會的罷工隊伍，在基客行駛沿線散發傳單，在大雨滂沱中走上宣傳車演講，並且成功地聯繫一份二千多名消費者支持罷工的聲明。婦女隊的行動強烈地吸引我們的注意，我們決定專程去一趟基隆，了解基客罷工過程，並且採訪這段婦女出征的經過。

採訪小組於十日下午六點到達位於八堵國家新城的基客工會，當時正是晚餐時刻，幾位婦女正忙著炒米粉、做湯，張羅晚飯給大家吃。而同時，當天負責出征的幾位婦女隊成員，則剛結束了一天在基隆地區國中、高中的拜訪，拖著疲憊而略感興奮的步伐回到工會。婦女隊的核心成員周雪慧，略帶倦容地接受了我們的訪問，並且介紹我們認識其他幾位婦女隊的朋友。

周雪慧表示，罷工行動剛開始時，就有一些婦女主動過來表示支持。例如有一位賣香腸的婦女，罷工第一天就來工會這

邊，義賣了一整天的香腸，做爲罷工基金。有些婦女則主動幫忙炊事方面的工作。後來，工會方面覺得婦女除了幫忙內部的工外，也可以支援工會的對外行動以壯大聲勢。於是幾位婦女就臨時組成了婦女隊，綁上了「牽手大隊」的粉紅色布條，配合工會一同行動。端午節當天，婦女隊隨著工會隊伍到基隆廟口散發傳單，並且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走上宣傳車演講，向群衆說明基客罷工的原因，以及自



14/3079

己身為眷屬的心聲，沒想到婦女隊感性的訴求竟得到群眾極大的迴響，聽到演講的人都十分感動，電視新聞也做了報導。當晚，婦女隊經過小組討論後，決定進一步發揮影響力，以婦女隊為主體，自己策畫活動，並且進一步動員更多的婦女加入「牽手隊」。

第二天，婦女隊開始更積極地到基隆客運行駛的各鄉鎮散發傳單，並向消費者發起「消費者籲請資方出面」聯署聲明，結合消費者力量共同反對影響行車安全的「績效制度」。端午節連續假期的兩天，正好是大雨傾盆的日子，而且由於基客的罷駛，基隆、瑞芳、萬里、金山一帶顯得特別冷清。婦女隊頂著大雨，站在宣傳車上，走遍各鄉鎮，尋求鄉親的支持，並且挨家挨戶進行聲明聯署。大雨中，婦女們站上宣傳車講著自己的心聲，講到激動處不禁哽咽，同去的司機們聽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民眾們也深受感動，於是，短短一小時內就有二百多名鄉親簽署了支持罷工的聲明，經過三天的運作，聯署人數更高達二千多人。

六月八日，也就是罷工的第五天，婦女隊率領小虎隊將此份二千多名消費者支持罷工的聯署送到了消基會，請消基會站在消費大眾的立場，與工會一同籲請資方出面與工會溝通，以解決此次的罷駛行動。雖然此項請求不被消基會受理，但婦女隊的行動顯然獲得了基隆地區鄉親的支持，



二千多名聯署簽名，就是對婦女隊的肯定。聲明的簽名簿在大雨中被淋得溼透，至今還留著明顯的痕痕，那上邊，大約也交雜著婦女們的汗水和淚水吧！

婦女隊的核心成員有九到十位，而前後曾參與活動的婦女則多達二、三十位，參與的程度可謂十分熱烈，在台灣長久以來對工運的壓制與抹黑下，我好奇地詢問婦女大隊的成員，對罷工行動會不會感到恐懼。婦女們紛紛表示：「罷工當然最好，我們是不得已的呀！」周雪慧就說，員工們平日安分守己的工作，為的是要一份安穩的工作，有好的保障，並且有退休金可拿，但是新老闆提供的工作環境並不能符合這種條件，大家只有拼拼看了，因為不拼，只有死路一條。周雪慧說：「我站在宣傳車上的時候就是對群眾講：『你們沒有車坐，但我們快沒有飯吃了』、『平平是賺吃人，司機開車若要冒著性命

危險，你們坐車的也危險！」

再問婦女隊的成員，第一次站在宣傳車上向群眾講話，有什麼感想？隊員們表示，總覺得自己是從廚房走出來的黃臉婆，不敢面對外面，剛開始抓著麥克風都不曉得要說些什麼，有些團員們自己準備講稿，一準備就是三大張紙，出發前拚命地背。而實際上，據基客工會幹部及一些朋友表示，婦女們在宣傳車上雖然很緊張，但多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心聲。畢竟，她們真切地關心丈夫開車的安全，並且關心丈夫工作條件和福利的改善。

在工運中常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家庭是工運參與者最大的壓力來源。因為做妻子的渴求安定的生活，多半不希望丈夫參與工運。在這次基客的罷工行動中，婦女隊與小虎隊共同形成家庭聯線加入罷工，無疑為台灣罷工史創下了新的記錄。基客工會的罷工糾察線內有一塊布幅寫著：「家庭聯線，線很長」，點出了婦女隊與小虎隊的支持，在這次罷工行動成爲最有力的後盾。而對外，婦女隊的誠懇和小虎隊的可愛更博得了當地鄉親的同情，使得罷工行動得到更多社會大眾的了解和支持，對參與牽手隊的婦女而言，勇敢而堅強的她們已經爲台灣的工運寫下了新的歷史。在此，所謂對家庭「安定」的渴求，有了一個新的意義，那就是，勞工的人權、勞工家庭的「安定」，是要靠大家一起爭取而來的。

再也不能忍受了！

台大社會系性騷擾事件記實

三年前，台大發起小紅帽運動，針對女學生遭受暴力性攻擊事件，抗議校園安全制度形同虛設；三年來，社會系女學生長期默默忍受，男老師在課堂上疲勞轟炸的語言性騷擾，直到今年五月，她們終於再也不能忍受了！

上一期，我們報導了清大在四月份發生的圖書館肢體性騷擾事件，以及繼起的小紅帽運動；「不幸地」，緊接著這一期，我們將再告訴大家，有關台大事件始末，以及這些女孩心中的感想。因為其他媒體雖有部份報導，但訪問對象卻限於林姓教授、系主任等男性「長官」，並且傾向將此事件解釋為「因生理不適所造成之言行偏差」的「特殊個案」。我們不解的是，這些顯然意涵性別歧視的「偏差言行」，為何是偏差至「貶抑女性」的方向上？並且，校園中也不是僅此個案，只是有否曝光的問題罷了！

各校小紅帽運動之發起，表示這一代女學生已較勇於表達自己的憤怒，或許在憤怒之餘，我們會想起兒時那首「團結力量大」的童謠。

台大傳出教授以言詞騷擾女學生

台大傳出教授以言詞騷擾女學生，連署者要求校方採取行動。台大女學生集體在海報上，連署者要求校方採取行動。

致×××老師的一封公開信

×老師您好：

我們是一群社會系的女學生，曾經都修過您所授「社會統計」必修課，不知您是否發覺，您在上課時使用的一些語言，常使我們大家感到不舒服，尤其是身為女生的我們，甚至有時有當眾被羞辱的感覺，但是因為基於師生彼此尊重，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向您提出。然而當這樣的情形一再發生，而且程度一次比一次嚴重時，我們發現「不舒服」已是大家普遍的感受，對大多數人而言，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遂覺得有必要將我們的感受讓您知道。

記得剛開始時，您曾經以「健康教育」為由，告訴我們「女生應多練習劈腿，可增加性生活的樂趣：：：」。後來，您又特別告訴我們班上男生有關「軍中樂園」的情況，並且說：「各位男同學以後去當兵時可要好好把握機會，不要放棄：：：」，「趁著你們年輕有體力時，多去做，免得老了後悔莫及：：：」。當您提及對嫖妓的看法時，您曾提過，在軍中樂園看到登記60幾號之妓女「實在是很佩服：：：」又說：「我認為妓女和被強暴女子的差別，部分是心態上的問題，如果女孩子不那麼矜持，感到罪惡，就不會痛苦了：：：」。還有您覺得「妓女的工作佔了很大的便宜，她們每天都可以很爽，大家可以不必那麼同情：：：」。聽到這些話，我們女生心中都充滿了說不出的羞恥與不平——大學教授竟如此看待女性及她的痛苦。除此之外，您又說到了「女生應留長髮，好讓「別人」感覺很舒服：：：」，「老婆有錯，就應該打，其實啊！你越打她，她才越愛你，越是死心塌地的纏著你：：：」。這些話更讓我們感受到，您似乎在教導我們，女學生的一切努力，到頭來，仍是為了取悅男人、服侍男人，甚至包括心甘情願地忍受丈夫的毒打：：：。身為女大學生的我們，仍然受到如此的教導和看待，這實在讓我們感到無比的矛盾和痛苦。

最近，我們又聽到您在課堂上說：「女生應將陰道洗乾淨，口交時才不會有異味：：：」。而且我們也發覺您談論類似事情的次數越來越多，我們無法想像，這種情形一再持續，上課同學將承受多大的壓力，所以我們決定說出我們的感受，並希望和您作面對面之溝通。並且要說明的是，此事和您們在課堂上所說「乃政治團體所為」無關，而若有如您所言「系上的政治鬥爭」之事，也不是我們樂見的。只是希望就此事作雙向之溝通。我們將在六月十日中午十二時，在法學院海報牆前，請



5月7日

△林義男老師本學期第二次在課堂上說「女人犯賤，愈打她她愈愛妳」、「妓女佔了很大的便宜，每天都可以享受很大的快樂：：：」。有一女學生委婉地向老師反應，但林老師不予理會。

5月14日

△學妹和大二、大三學姊討論過後，決定由社會系某大二女生在言論廣場上寫下「不能再忍受了！課堂性騷擾：：：」的不滿。

5月16日

△由於寫在言論廣場後，反應熱烈，有支持，也有質疑，社會系系主任找該名女生約談。

5月19日

△四位女生和系主任晤談，表達了「希望林老師不要再講了」的意見，系主任則表示會主動找林老師談話。

5月21日

△林老師當眾在課堂上表示，他是被

上過課的同學到場，也誠心希望您能到場說明，使這件事情儘快獲得圓滿的解決。
敬祝
教安

別再害怕了！

說明會當天，我上台發言的時候，可以感覺得出來，當天在現場的女生其實已經憋很久了，類似的事情可能她們或她們身邊的人曾經遭遇過，所以這個公開場合能把這些事情說出來，表達我們的憤怒，並且也追討我們所要的正義，是很重要的。我想其實有很多女生，可能對這類事情很有感覺，但卻根本不知道，把憤怒表達出來，是很正當而且很必要的。

我們向同學尋求連署的時候，有的同學也會有些疑慮，覺得這樣可能會「傷害老師」。這種反應會令我們沮喪，但是我覺得他們表面上的理由是在為別人著想，而真正的原因卻可能是害怕老師的權威，只是沒有把這害怕明白講出來而已。奇怪的是，受害的女同學都不忘為加害者設想，但加害者卻從不顧慮受害女生的感受。

雖然這次系方對我們的要求做出了一些回應，但我們卻也意外的發現，林老師的狀況持續三年之久，竟無人處理；這更令我們覺得，推動申訴管道、讓制度來監督教學品質是必須的。

（凌億女）



一群社會系女生上 92.5.29

迫害的，有某政治團體企圖誣害他，並表示他說那些話，是為大家好。

5月28日

△社會系一至四年級女生對林老師的回應表達強烈不滿，認為老師並未誠心說明此事，且刻意抹黑受害女生的女生，為表達女生受害立場，並對法學院師生作一交待，決定寫公開信給林老師，並邀請社會系同學連署——社會系反課堂性騷擾行動小組至此成立，開始和其他團體連繫（系學會、法學生會、台大學生會、女研社），計劃合辦公開說明會。

6月3日

△公開信貼出，60多人連署，並陸續增加中。

6月4日

△系主任第二次約談，表達了林老師「其實有病」的訊息，並「希望」我們不要請林老師到場，以免刺激他。

6月10日

△舉辦說明會，提出三點訴求，在場多人連署。與會者有社會系主任詹火生、台大外文系教授黃毓秀、婦女新知秘書長王蘋等，而林老師仍未到場。

圖片為「台灣立報」提供

男生在哪裡？

在這次運動的過程中，我們和一些「異議性社團」或學生自治組織的男性負責人有一些接觸，希望他們也能擴大視野一起來關心性別議題，但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當我在說明我們的理念時，他們說是表示贊同、支持，但論及進一步的合作時，他們卻只被動的問：「我們××社要做什麼呢？」從合作過程中，我們才發現他們並不把性別議題當成他們自己的議題去經營，也根本沒有動腦筋去思考如何對抗性別歧視的問題。

而女生自己來做事，免不了還是會有別的壓力，譬如說總有一些男性上級指導員的眼睛在等著批評妳，令我感到緊張。這並不是憑空妄想，像一位社團界的學長就在路上對我說了半個鐘頭的「妳們應該……」，末了還加上一句：「這次妳們一定要好好搞啊，以前妳們搞運動都搞不起來，我都很難過。」這使我覺得，討論性別議題最重要的，仍在於讓有類似經驗的女性，一起說出自己的真實感受；而尋求男性的支援或合作，應被視為次要的考慮，因為，對沒有遭受性別歧視的男生投注太多期待，往往令女生感受到不必要的無力感或壓力。

(林意藍)

這不是性教育！

五月廿六號，大夥十幾個社會系的學姊妹們聚在法學院餐廳開會，討論老師在課堂上四年以來「性教育」的「演進過程」。

甲：其實老師在我們那一屆時還沒那麼嚴重啦！他只是說：妳們女生啊，最好要常練劈腿，將來的婚姻才會幸福。

乙：爲什麼？下面會愈練愈緊嗎？

丙：不對吧！劈腿會愈劈愈鬆吧！那很危險哪，萬一處女膜劈破了怎麼辦？哪還有什麼婚姻幸福可言，到時連嫁都嫁不出去了。

丁：這哪是性教育？什麼狗屁嘛！

戊：我們要不要來搞個「反劈腿聯盟」？告訴老師他的「性教育」搞不好會害我們沒人耍了。

衆人鼓掌，讚她有創見。

乙：到我們大三這一屆，他就比較誇張了，有一次他就說到他對女人很在行，說什麼女人有陰道快感和陰蒂快感，他可以分辨還是很會弄什麼的……，反正他就是說自己很行就對了。我那時候才大一，就坐第一排，老師講的時候，我整個臉都紅了，也不敢抬頭看他，而且，我也聽不懂——什麼陰道快感陰蒂快感的？

丁：天啊！老師沒看過「當哈利遇到莎

莉」嗎？他不知道女人會裝嗎？

丙：說明會那天我們乾脆就來跟老師玩即席搶答好了，派一個人當場出來叫床，叫完三秒後，立刻搶問老師，請問：「這個叫聲是陰道快感還是陰蒂快感？」一，二，三，時間到，老師，對不起！您答錯了！這是一——舌頭快感——。

衆人狂笑，哈！哈！哈！性教育？性教育？

×××

爲什麼記錄以上對話，因爲大家都心有戚戚焉，卻也都不敢真的將這些構想付諸行動。或許那樣的意見真的很荒謬可笑，可是我一直覺得那好真實。因爲不必像面對師長時那樣的謹言慎行（深怕變成了黑名單學生——也就不必在社會系混了。）也不必像開說明會時的嚴肅、正式、振振有辭（萬一有人說你欺師滅祖、罔顧師尊時，你還得保持理性，用最爛爛的笑容回望他），就是不敢真的大聲說：狗屁的性教育！（當心！他們會說女孩子說髒話不優雅）。再者，有人會說：妳們這群女人連公開信都寫了，還在那邊叫什麼委屈！妳們還有不敢做的事嗎？

要談感想嗎？我是個欺師滅祖的學生……
(凌逸蘭)

讓女學生走出

性騷擾、

性別歧視的陰影！

我們的呼籲和聲明



圖片為「台灣立報」提供

我們是一群台大社會系的女學生，由於台大社會系林義男教授近年來在課堂上，屢次以言語構成對女同學的性騷擾，我們聯合社會系近百位同學的聯署，於六月三日發表了一封致林教授的公開信，同時，在六月十日舉辦一場說明會，一方面向全校師生昭明事件原委，另一方面邀請林義男教授，以及台大社會系系主任到場，進行公開的溝通。當天的說明會，林教授並未到場，而台大社會系主任詹火生則表示，他已私下找過林師晤談，系主任並承諾，林師將不再教授必修課，他並勸林師請長假休息。

對於此事件發展至今，以及系上的因應處理，我們有以下聲明：

第一，我們雖欣然見到系方的積極因應

處理，但是，我們要質疑的是，據系主任說，林教授幾年前罹患腦部方面疾病，可能造成精神上若干影響，為什麼如此對教學能力、教學品質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情，系方從未主動處理，要等到飽受騷擾、忍無可忍的女學生們站出來「自力救濟」，系方才有所回應？

第二，最近清大發生的性騷擾案件，以及台大會計系公然在轉系招生簡章上註明「優先錄取男生」，都在在證明，這次的事件，不只是個別老師的道德操守或精神狀態的問題，而是冰山一角，暴露出校園裡長久被忽視的性騷擾、性別歧視等問題。女學生面對握有分數生殺大權的男老師，往往是敢怒不敢言，在沒有申訴管道和制度保障下，只得忍氣吞聲！

第三，關於這次事件，雖然在社會系方的配合下，有了初步的處理，但我們更希望確立制度上的保障，以避免類似事件一再重演。

因此，我們提出幾點呼籲：
一、應儘速建立有效申訴管道。
二、教學評鑑應列入性別歧視為審核項目。

三、校方應成立委員會，明訂處理辦法、受理申訴調查。

未來，我們仍將繼續努力，一方面搜尋校園中性騷擾、性別歧視的個案，另一方面，聯合老師，向校務會議提案，以確立制度上的保障，讓女學生走出性騷擾、性別歧視的陰影！

社會系反性騷擾行動小組

在今年一月底，一群關心女性問題的實踐女同學們，有意在實踐專校的學園中，傳播兩性平等及兩性自覺的觀念。經過一連串的討論，積極的她們在二月八日首次組成讀書會，由原發起的六人為核心，並尋求校內的其他夥伴。在資源缺乏及人手不足的狀況下，她們仍努力地爭取任何發

實踐女研社誕生了

女性研究社。她們下一步的計畫，是出版一本屬於女研社自己的刊物，刊物的名稱定為「巫婆」，這個名稱的原意，乃是幽默地反諷童話故事「白雪公主」中對女性角色的扭曲，並加以重新定義，希望早日看到她們的「巫婆」順利誕生。

在成立酒會的當天（六月九日），同學

們精心地編演了二齣短劇來帶動會場的氣氛。短劇的內容分別為現代家庭主婦在家庭內的地位，以及職業婦女與男性之間的問題，觀眾被滑稽的演技逗得笑個不停。來賓致詞時，與會者都發表了對女研社成立的祝福。而我以婦女新知工作人員以及社團好朋友的身分去參加酒會，似乎讓我

回憶起高中時候，在校園中參與社團活動，那時的熱情與挫折，都令現在的我難忘。我知道推動一個社團極為困難，是必須靠全體社員的努力，及學校同學的支持來共同克服。就我和其它學校女研社朋友的接觸，從她們口中得知，女研社在校園中辦的活動及她們的言論，經常受到同學

蔡琬琳

們的誤解、不予支持，其中也包括不少的女同學，所以各校女研社的同學，必須靠交換經驗和彼此鼓勵，來繼續發展下去。如果實踐女研社的同學遇到任何難題，可以和其它學校女研社的同學或社會上的婦女團體聯絡，相信我們可以一起突破困境、解決難題。



學士去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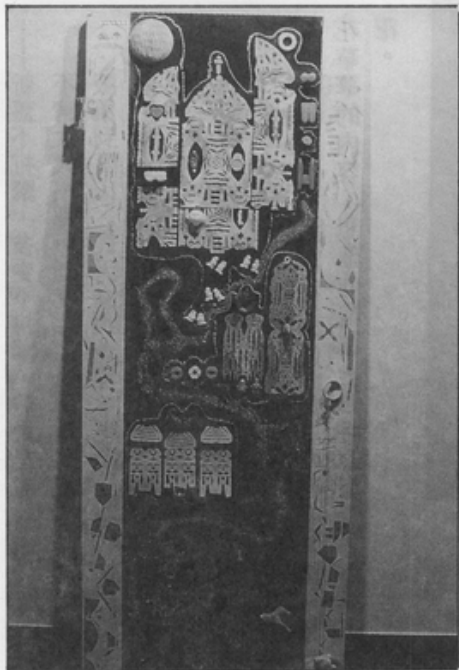
對峙，



巫母娘仙

——傅嘉琿、侯宜人聯展

五月份，我們結隊去參觀一項女性藝術展，畫廊中放眼所見，全是我們所熟悉的生活素材，像是小時候勞作的材料：繡線、彩珠……，衣食住行中的絕妙應用：骨頭、嬰兒服……，拼貼出奇幻而貼心的女人世界。以下我們邀請二位作者現身說法，談一談她們的創作理念。



傅嘉琿

為女人，
也為「巫」，
為「母」，
為「娘」，
為「仙」，
：：：
為藝術，
也為「巫」，
為「母」，
為「娘」，
為「仙」，
：：：

在今兒，成為女人，也成為藝術工作者，似乎不再是互抵相消的局面，而能產生相加相乘的增長力量，這不可不感謝我們生逢其時，也不可不感謝前輩同儕們開疆闢土的勇猛與辛勤。

生活中本是俗務纏身，瑣事不斷。不能免俗，也不想擺脫瑣碎，就在做作品中享受它，探求那：

——物的魔幻狂舞，物的堆積過臃，物的轉換游移，物的分解隱匿，淡漠的物、同情的物。

——性的伸張隱顯，性的過往今來，應是男女有別，也是亦男亦女亦人。

——裝飾的通俗取向與抽象本質，裝飾的多餘與不可或缺，古今中外大雜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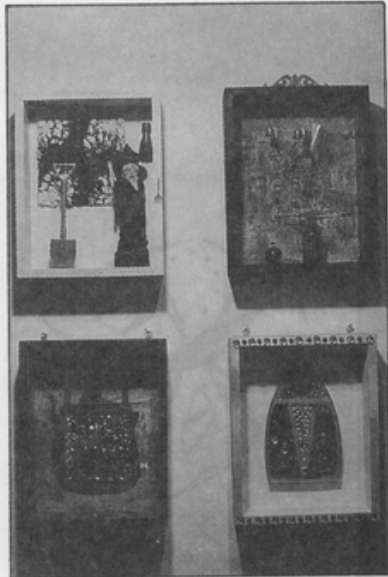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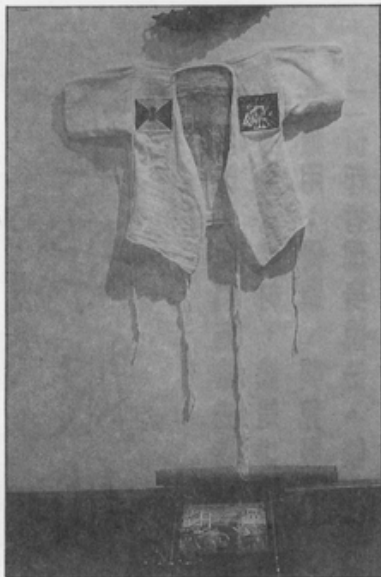
——手工操作中的重覆、枯燥，唧唧復唧唧，自然的滿足，安慰的嘆息。

——生活經驗與記憶經驗中多樣的衍生與

偏執的攫取。

——新舊不打緊，多少不打緊，前後左右不清，大小都可通吃，上天下地，從飯桌到臥床，從天文到地理，吃喝拉撒、柴米油鹽、酸甜苦辣、喜怒哀樂。

因緣際會，湊在一起，選了個節氣頗旺的時日展出（春天，母親節），期盼能為女性、為藝術、也為女性藝術激起更多花草草的內容、想像的泡沫、思考的浪花。



侯宜人

蝴蝶只是個意象，老實說我怕蝴蝶，怕牠們一身的粉，也怕牠們一捏就碎的翅，還有更怕蝶身毛茸茸鼓鼓的身體。我很相信，你以為你喜歡的其實是你怕的。我還怕鼻涕蟲，可是牠們又很符合我的簡單的、有機的、潤滑的、留下痕跡的綜合體。有一陣子我作品中的意象都是牠們，再加上一條尾巴。這算是我的生物期吧！然後就跳到那些「珠珠怨」了。在紐約打了一年手飾工，天天買珠珠，黏珠珠，穿珠珠，還要賣。對買材料簡直比創作還過癮。整天穿梭在材料店、舊貨攤、玻璃珠批發店：。到今天我還是最喜歡後火車站那一片批發商店。這是我的裝飾期。再來我相信未來的語言，因此小孩子很重要，他們將來都會使用、看到、想到我們今天的「未來語言」，誰知道該如何和孩子們交談呢？這是我的理想期。

對藝術似乎有一種全然的知與片面的知。全然的知使我們不致於掉入藝術的狹隘，而片面的知使我們容易找到一個關切點。很喜歡兩個外國字 empathy 和 sympathy，它們包涵了理性與感性、抽象與具體、觀照與直觀，甚至中國的、台灣的、女性的等等問題的衍生。「神入」與「人入」並非新問題，只是頗能切中我目前在想。神入的藝術觀，人入的藝術觀，不入的藝術觀，越想越昏。

突然想到兩個字「哇操」，很懷念這兩個常常來自國語很溜的外省壞孩子口裡的字。

Cesar II 有點像 Empathy，是心理學上的現象，指完全形態、完形，是形成知覺之對象的統一性構造。這種全然的知，我認為才是本土的開始。「神入」是張藝謀每回創作時，回觀大陸這片土地上所湧現的一切情感；也是舊約創世紀裡那位「回頭一看」，被上帝毀滅所多瑪城，而變成一根鹽柱的羅得的妻子的感情。當一位台灣（籍）的母親告訴我別理會台灣這一套，會害死人時，這位來自所多瑪城的女人是否可以頭也不回的離開呢？那她可真是全不入了。





你我皆是「待宰」的羔羊？

——「沈默的羔羊」觀後感

周毓波

當〈沈默的羔羊〉片尾之際，女見習生（茱蒂·弗斯特飾）在眾男性的掌聲中，取得「回」專員資格時，我們似乎輕易地滿足此種收場——欣見一位女強人的誕生。然而，就在此滿足時刻，我們卻無形地認同導演的親「回」意識型態、心理分析的社會功能及男性觀點下的女性成功楷模。

乍見之下，〈沈〉片好似敘述一位女見習性，如何出類拔萃成為「回」一員（一個以男性為多數的組織）的過程。而對於見習生的女性性別，也一直是導演刻意凸出的焦點。在不少場景中，導演將此「女」見習生遭受男性輕視、及被性化（sexualized）的位置表露無遺，諸如老師選派她去親近坐牢八年期間未曾接觸女性的心理分析醫生；以及和男性上司相處時，對她施以語言上的性騷擾等。在此強調下，觀眾十分輕易地以為導演乃站在女性立場，述說女性在工作上所遭致的性別歧

視。然而，導演真的是站在女性立場說話嗎？若進一步深思，導演和片中的男性上司、電影院的男性觀眾，其實都是站在同一個觀看位置，欣賞女主角的美麗和掙扎——導演的女性立場只是一種偽裝和欺騙罷了。

導演的偽善可就幾個層面來談：首先，導演掌握了觀眾隱藏式的性化女性心態，選擇一位富有同情心、清新可人且身材健美的女見習生為焦點，進而又透過主觀的鏡頭，使觀眾在認同女見習生所作所為之際，也逐漸認同導演「外加」在女見習生的親「回」傾向。易言之，此位女見習生乃是導演傳達其政治意識型態的媒介，在其敘述女見習生成功地破解「樁性暴力」事件時，也同時敘述著「回」存在的正當性和象徵價值，二者的界線至此趨於模糊，而就此模糊之際，觀眾亦為其處理性暴力的態度所說服——女性需要被安全地保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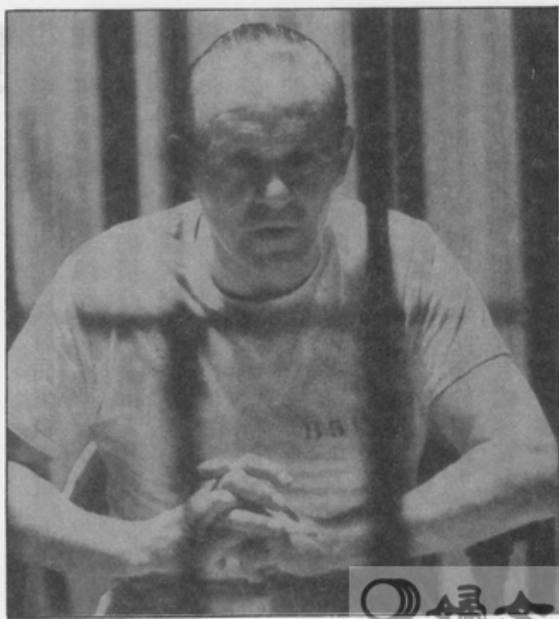
其次，我們可進一步來觀察導演如何安排女見習生、老師和心理醫生三者的關係，以看清其偽善的本質。導演聰明地透過坐牢八年的心理醫生觀察，揭明老師/女見習生、心理醫生/女見習生間可能的男女情欲，是種洞見，亦是對女見習生的性化。洞見在於懷疑師/生、醫生/病人間的曖昧界線；而所謂性化女見習生，在於導演對此意志堅定、辦事果決、聰明伶俐的女性的一種偷窺，此種偷窺意含著，導演對其塑造出的女性的一種焦慮感——害怕女見習生成為獨立自主（包括性需求）的個體。然而，在導演性化女見習生的過程中，我們仍可挖掘出女見習生的反抗跡象，雖然此種反抗只是導演男性意識型態的投射，且此種反抗最終仍歸為失敗。

女見習生的反抗，表現在兩種知識間的游移——為老師「實證式」的行為科學研究，一為心理醫生「唯心式」的判斷。片始時，老師對女見習生和心理醫生的相處狀況，提出了「不要談私事，不要讓他進入妳的腦子」的警告——一種夾帶知識和情欲的告誡。知識的告誡意指不要相信心理醫生召喚記憶的治療法；情欲的告誡在於不要讓心理醫生取代我（老師）的位置。吊詭的是，女見習生為完成老師的期待和使命，無法遵守其告誡，卻進入了心理醫生的知識和情欲世界，這種衝突，每在女見習生欲獲得有關性暴力者比

爾更詳細的資料時，就愈加強，於是，我們在女見習生和心理醫生的四場對話中，經常看到兩條並行線交錯進行——為女見習生被迫說出幼時的痛苦記憶，一為對比爾性暴力心態的分析。在此之際，女見習已無形中對其老師的知識、情欲作反抗，（矛盾的是，此種反抗竟是在為達成老師的期望以致）而導演的男性意識型態，乃在於女見習生的反抗，只能在二個男人間作選擇，沒有 alternative。

那麼，在何種意義下，我們認為女見習生的反抗是失敗的呢？當心理分析醫生以「人的本性」——貪心，來解釋性變態的形成，此種唯心取向，正好鞏固統治者、正常者對於被統治者、非正常者的命定性指責，即如對黑人的暴動，解釋成乃黑人嗜殺的唯心取向，完全忽略歷史、社會、政治、經濟等結構性的因素。於是，就在女見習生接受心理醫生對其心理的解剖、及破案法則的時刻，女見習生也就失去進一步反省性別問題——諸如其幼年時，為何因救被宰的羔羊，而被送往孤兒院？及眼前因處理性變態的父權式心態，因而喪失反抗的可能性。在此，我們亦可見到心理分析這門知識如何鞏固既有體制的正當性，此種知識和權力掛勾的事實，亦展現於女見習生的老師和因關係上。

片尾時，女見習生透過情感轉移作用，以拯救遭受性暴力傷害的女孩，作為



撫平幼時的傷口時，心理醫生適時地打電話：「心中的羊不再尖叫了吧！：：：」，的確令人有點感動，但就在此感動之際，我們是否忘記了在導演的安排下，女見習生反抗失敗的事實？我們是否歡慶一位女強人的誕生，而無視女見習生遭受「心理剝皮」的命運？（在某層次而言，此女見習生和遭性暴力剝皮的女性，有著相同的結局，均為待宰的羔羊）我們是否輕信用來挖掘女見習生心中，有關係的秘密的官方取向心理分析？我們是否在感動中被導演的親因意識型態所收編？當女見習生心中的羊不再尖叫時，「沈默」是表示待宰，抑或是反抗死亡之始？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

協會籌備會會訊發刊詞

自去年十月以來，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籌備會先後舉辦了串門學苑的「女性空間」座談，對外記者會，今年三月的墾丁週末親密營，民衆日報的「發現男女」專欄，婦女研究讀書討論會，精神分析讀書討論會、精神分析電影欣賞，以及與南風藝術工作坊合辦母親節系列活動，並將以「母親的形象」等題目發表在台灣時報整版版面上，另外於今年五月底亦舉辦「兩性壓力」的座談會，一切頗有蓄勢待發之勢。這些日子以來，我們高雄的新知姊妹所經歷的事情，恐怕比以往我們所面臨的困惑要來得龐大而複雜。然而，路是我們走出來的，我們仍將繼續向前走。

而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的宗旨是以女性主義爲出發，女性主義本身的意義，乃是以

女性經驗爲主體，隨時自覺女人自身的困境與狀況，以女人與女人互相扶持的情感，支持彼此的成長。

然而，畢竟我們都在父權體制下成長了二、三十年，很多的父權體制的制約已成了我們自身的束縛。譬如習慣以男人的認可欣賞來肯定女人自己的地位，丟不開婚姻的僵化制約，以犧牲、奉獻的方式去愛男人、約束男人：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還有很多。但首先我們必須先建立女人與女人的感情與交流，不要以男人的眼光來界定女人彼此的關係。否則，我們什麼都做不出來。

婦女研究委員會之概況

爲使關心婦女地位的姊妹，都能在這片場域中獲得適合自己的遊戲位置，我們前三個月的讀書會，包括了婦運史、婦女研

究的理論等概述材料，及與婦女有關的理論，如人本哲學，社會主義，社會化過程，文化分析的討論。

七月起，計劃將擴大中的成員分爲二至四個小組。一爲生活史調查組，將與中研院等其他機構合作，進行勞工家庭史，漁民生活及大學女生生活的訪問。由瞭解他人生活中，進行自我啓發。二是，女性意識成長小組，由生活經驗，日常生活的解析，建立女性觀點。三是，研究組，婦女研究此一學術領域的知識閱讀及討論。另外，則就女性主義與其他理論，如後結構主義、語言學、政治學、精神分析等科學領域的關係，做更深入瞭解，並思辯未來女性文化的擴展。

※新會員若願加入，請打電話(07)-3458122，有專人爲您服務。



新竹婦女新知協會

△女人教室系列講座

主題：女性與文學

目的：文學著作內的女性角色常反映出社會上對女性的期待，文學中所表達出女性的情感與生活也和現實中的女性有著密切的關連。希望藉此次系列講座，能夠使女性更加的了解自己。

時間：八十一年七月一日至七月二十二日，每週三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三樓演講廳（新竹市東大路二段十五巷一號）

參加對象：開放自由參加（免費自由入

場）

課程及講員：

(1) 雪萊夫人的怪物：Frankenstein（科學怪人）（七／一）

簡介：（科學怪人）一書的重要角色雖為男性（如 Frankenstein 及其所製造的怪人），但是由女性的觀點重新詮釋之，可以發現書中隱藏了女人對於生產、創作的焦慮，以及作者對浪漫時期男性自戀以及自我慾望投射的批判。

講師：余幼珊，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英文學系碩士。現任中山大學外文系講師。

(2) 鞦韆、腳帶、紅睡鞋——初探《金瓶梅》（七／八）

簡介：《金瓶梅》到底是寫給誰看的？我們如果從女人的角度重讀《金瓶梅》，我們會發現它在某些時刻，明白進行著與男性讀者之間的利益輸送。在白描鞦韆、腳帶與紅睡鞋中產生的男性愉悅的同時，小說情節也順勢將所挑起的情慾轉嫁到女人的身上。

講師：丁乃非，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大學英文系講師、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3) 良家婦女的黃色故事——談《愛情私語》（七／十五）

簡介：由於女人性的問題一向不被人所正視，因此女人的性常被扭曲，甚至被剝削。作者希望藉此小說能夠使女人坦然面對自己的性慾，並建立對身體的正確態度。（《愛情私語》，作者為李元貞，曾在自立晚報上連載，將於七月中旬出版成書）

講師：李元貞，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推動婦運十二年。著作有詩、文學、婦女評論、小說等。

(4) 女人與羅曼史（七／二二）

簡介：女人為甚麼喜歡看羅曼史？在這樣的言情小說中，呈現了怎樣的愛情觀？對女人而言是一種麻醉，或是具有積極的意義？在演講中將有一段心情時間，讓大家談談自己的經驗及看法。

講師：張小虹，台灣大學外文系研究所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婦女新知基金會女性學研究中心召集人。



蔡琬琳整理

△台北市長黃大洲已指示交通局就健康幼稚園火燒娃娃車事件簽報責任，但監理處長梁政文上午強調，在健康幼稚園遊覽車意外事件中，監理處檢車流程並無疏失。交通部路政司長黃德治的請辭，雖以健康欠佳為由，但外界認為至少已能算是對健康幼稚園事件做了表態，然而地方行政單位、台北市交通主管是否亦應負連帶行政疏失之責呢？（八十二年六月四日中時晚報）

△八個月大女嬰，疑遭親戚強暴。一對張姓夫婦將年僅八個月大的女兒交給親戚李森養照顧，不料昨晚為女兒餵奶、換尿布時，卻發現尿布上都是血與精液。憤怒的父母及親友將李扭送台北市刑大偵二隊偵辦，但李否認獸行。這宗強暴案，是迄今已發現年紀最小的被害人。相關單位知悉案情後，上午都已派員前往警方了解中。（八十二年六月四日聯合晚報）

△內政部長吳伯雄將要籌募新台幣一百萬

元，幫助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推展預防少女誤蹈色情陷阱的工作，昨天他在有關的研討會中指出，某些色情場所「大家都都知道，只有管區警員不知道」的弊端必須徹底檢討。他同時表示，雛妓問題難以杜絕，警政、社會工作皆責無旁貸。警察單位應抱持嫉惡如仇的決心來解決問題並深入了解是不是有黑白道掛勾的情形。但救雛妓出來其實還比較容易，後續的支援工作才更為複雜，如良好的安置輔導，避免她們再重入火坑就非常的重要了。（八十二年六月十日聯合報）

△由於北歐婦女深恐全歐洲一旦整合成政經關係密切的歐洲聯邦後，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及辛苦爭來的女權，會在男性主導的架構下岌岌不保，因此她們紛紛挺身而出，站在反歐洲聯邦戰役的最前線。在丹麥、芬蘭、挪威及瑞典，婦女比男士更為懷疑歐洲聯邦的構想。她們認為，歐洲聯邦（EU）一旦成形，必然會對北歐兩性平等及婦女高就業率的現況構成嚴重威脅。（八十二年六月十日自立早報）

△負責查訪台籍慰安婦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昨（九）日表示，婦援會接受跨部會所組成的「台籍慰安婦調查小組」委託所進行的查訪工作，已經全部告一段落，日內婦援會將回報結果予「調查小組」。而根據婦援

會查訪慰安婦當事人所得資料，毫無疑問可以提供政府向日本要求道歉與賠償的證據。（八十二年六月十日自立早報）

△由台灣終止童妓運動協會，立法院厚生會、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及福爾摩莎基金會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終止童妓運動公聽會」昨（九）日於立法院舉行，多位立委葉菊蘭、陳水扁、林志嘉、高資敏及社會工作者痛陳童妓的惡行，並大聲疾呼重視台灣本地童妓問題日益惡化的嚴重性，及台灣嫖客赴國外買春的情況。（八十二年六月十日自立早報）

女性主義者對談

時間：八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清華大學台北辦事處月涵堂二樓中廳（台北市金華街一一〇號）

主辦：婦女新知女性學研究中心
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

我們將邀請國內外女性主義學者，針對學術發展、生活體驗、運動參與等議題展開對話。會場備有中英同步翻譯。有意參加者請電洽婦女新知登記。

TRAJECTORIES

文化展望

邁向新的國際性文化研究

時間：一九九二年 七月三日 ~ 二十二日

地點：清大月涵堂（台北市金華街 110 號）

主辦：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

進行方式：每日兩場，每場三小時，同步翻譯。
(9:30—12:30 / 14:30—17:30)

主講人

Ien Ang
 Tony Bennett
 Jody Berland
 Janadas Devan
 Lawrence Grossberg
 Geraldine Heng
 MyungKoo Kang
 Douglas Kellner
 David Morley
 Meaghan Morris
 Cindy Patton
 Mark A. Reid
 Ubonrat Siriyuvasak
 McKenzie Wark
 張小虹
 張漢良
 陳光興
 陳清僑
 廖炳惠



協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中國社會學學會／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中華民國視聽傳播藝術學會／清華大學外語系／清華大學兩性與社會研究室／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聯絡處：新竹市清華大學文學所
 TEL: (035) 723685 FAX: (035) 723692

聯絡人：廖炳惠／陳傳興／于治中／陳光興

麥當奴內爆



贊助：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教育部顧問室／國科會／文建會／新聞局／時報出版公司／時報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世華銀行慈善文教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遠流出版公司／戶外生活雜誌社

聯絡處：新竹市清華大學文學所
 TEL: (035) 723685 FAX: (035) 723692

資料讀本請向台北唐山書店及卷祥書店洽購